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920
14 May 1976

CHINESE

第一九二〇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四日星期五下午三时三十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德吉兰戈先生

理事国：贝宁

中国

圭亚那

意大利

日本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巴基斯坦

巴拿马

罗马尼亚

瑞典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美利坚合众国

(法国)

帕基先生

赖亚力先生

杰克逊先生

芬奇先生

安倍勋先生

基希亚先生

米尔扎先生

里奥斯先生

达特库先生

吕德贝克先生

马立克先生

理查德先生

夏尔先生

斯克兰顿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七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三时五十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内的局势

一九七六年五月三日埃及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2066)

主席：按照安理会在前几次会议上所作的决定，我现在征得安理会的同意，邀请埃及、以色列、约旦、科威特、沙特阿拉伯、索马里、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也门各国代表以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的邀请，以色列代表赫佐格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突齐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埃及代表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约旦代表沙拉夫先生、科威特代表比萨拉先生、沙特阿拉伯代表巴鲁迪先生、索马里代表侯赛因先生、苏丹代表迈丹尼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阿拉夫先生、也门代表萨拉姆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们的座位就座。

主席：此外，我要告诉安理会各理事国，我刚收到卡塔尔代表的来信要求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参加安理会议程上问题的讨论，但无表决权。因此，如果没有人反对，我提议按照安理会的惯例和《宪章》有关的规定邀请卡塔尔代表参加安理会的讨论，但无表决权。既然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鉴于安理会座位有限，我请卡塔尔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按照以往的了解，在他要发言的时候，再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卡塔尔代表贾马勒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理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基希亚先生（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主席先生，首先我要代表利比亚代表团和我自己最热烈的欢迎你担任安理会五月份的主席。在你明智的领导之下进行这一重要的辩论是最令人满意的，我们盼望在每一方面都同你合作。

我也要代表我国代表团谢谢中国大使黄华阁下在担任安理会四月份主席期间的卓越领导和主持。

我特别高兴的是欢迎苏联马立克大使回来。我们真是幸运，他能够及时回到安理会来讨论这项最要紧的问题。我也要最诚挚的欢迎日本安倍勋大使，并祝贺他担任在本组织的重要的新职位。

也许有人要问，为什么我们在三月刚刚辩论过同一问题之后只有一个月，又要召开一连串的安理会会议。但是，如同我们几位同事们所指出的，这个题目同我们在三月里所讨论的是不尽相同的。现在是更糟了。我请安理会注意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理常驻观察员写给安理会主席的四封信——三月三十日的S/12029号文件、四月十三日的S/12052号文件、四月二十日的S/12058号文件和五月三日的S/12067号文件——这些信列举了在被占领领土内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残忍和虐待居民的例子，这些事件大部分是在三月份辩论之后发生的。

例如，四月十七日，武装的犹太复国主义示威分子在犹太复国主义军队的保护之下，花了两天的时间游行西岸，表示支持政府的并吞和扩张政策。手无寸铁的阿拉伯人，抗议那种官方支持的对他们自己的土地和财产的权利的漠视，抗议继续的军事占领，举行了反示威游行，因而遭犹太复国主义军队开枪射击。一些人丧生，许多人受伤。

五月一日，犹太复国主义军队又向一群手无寸铁、抗议占领他们的土地和家园并将建立更多犹太居民点的巴勒斯坦人开火。造成了更多的死伤。

犹太复国主义者把他们的政府说成是中东地区唯一的民主政府。我要问，在所谓的中东唯一的民主地方，竟准许武装部队枪杀手无寸铁的示威者，而这些示威者只不过是要求不被占领，要求对他们自己的财产的权利，要求他们的自决和国家

主权的合法权利，这算是那一门子事。 我不懂他们那付德行怎么仍然把自己称之为民主，除非是也许民主有一种我们不知道的特别意义。

虽然征服、占领和压迫已经够恼人的了，但这次还不仅是军事占领问题。 主要的问题之一是持续的犹太复国主义政策：把阿拉伯人从他们的家园和土地上撵走，让犹太人来住——把已经在他们的村庄和土地上居住了千百年的人民赶出去，把一些只是由于信奉某一种宗教而没有任何法律上承认的所有权即对这些村庄和土地凭空提出权利主张的殖民者移进来。

犹太复国主义者，为了这个目的，正一个接一个地建立起居民点，一步一步的蚕食着占领的领土，象科学小说里贪婪的怪物一样一片又一片地吞噬着整个巴勒斯坦和其周围地区。 甚至在巴勒斯坦以外，在西奈沙漠里，在埃及的本土上，他们正在建造亚米特城，计划要把它造成一个拥有二十五万人口仅次于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的他们的第三大都市。 这是公然的赤裸裸的并吞。 但是较之他们在巴勒斯坦的所作所为，则又完全微不足道。 他们打算把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抢得精光。 犹太复国主义者于一九一八年在巴勒斯坦建立起一个立足点之前，阿拉伯人已构成了该地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三，他们只不过是要求让他们住在他们自己的家里，同他们的犹太邻居相安无事的住在一个民主的、没有种族歧视的国度里，在这个国度里一个人的宗教信仰是他自己和神之间的私事，不应该成为特权的基础。

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建立那些居民点的时候，所倚仗的是时间的推移和世界其余部分不加过问的漠视，以便造成他们自己的事实，希望有一天这些事实被人当做既成事实而加以接受。

就在上一周，拉宾总理告诉约旦河谷的移民说：“我们建立新的村庄，就不想再拆掉。”（《新闻周刊》，一九七六年五月三日）。

一年之前，就在同一个地方，西蒙·佩雷斯宣布，计划在约旦河谷和拉法突出部“建立广大的犹太居民点”，如同耶路撒冷附近的地区一样。

这项企图是明显的。看来，如果犹太复国主义者打算拿一点什么东西还给阿拉伯人的话，那将是巴勒斯坦的居民，而不是领土。犹太殖民部部长约瑟夫·韦茨有一次曾说，“我们自己说老实话，这个国家里容不下两个民族。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巴勒斯坦没有阿拉伯人。要把他们统统赶出去，不留一个村庄，不留一个部落，除此以外，别无他途。”

莫希·达扬在美国电视里露面的时候曾说，“大约有一百万阿拉伯人，我们不要他们作以色列的公民。”问他以色列是否有可能吸收现在占领领土上的阿拉伯人，他回答说，“这不符合我们未来的目的。这将使以色列变成一个双民族国家或阿拉伯犹太的多民族国家，而不是一个犹太国。我们要有一个犹太国。”

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最终目的——巴勒斯坦问题的最后解决办法是：全部赶走，斩草除根。看来犹太复国主义者是不能同别的民族生活在一起的。他们不能同任何与他们的宗教、文化不同的人生活在一个国度。

现在在占领领土内大约有六十个犹太居民点，形成一条链子，环绕着加沙地带、西岸和戈兰高地，这一切是为了便于并吞土地，从阿拉伯所有人的手里夺过去，清一色的只给犹太人住。

莫希·达扬坦白地说过：

“我们的人民在逐步建立起这个国家和民族，在扩充，在移入更多的犹太人，建立更多的居民点，以便扩展疆界。犹太人不要以为这个进程已经完毕了。”

甚至早在一九四三年，罗斯福总统驻中东的私人代表帕特克·赫尔利将军就报告说：

“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表示它决心要达到一项扩大的方案：

“1. 一个拥有巴勒斯坦并且可能最后包括外约旦在内的具有主权的犹太国；

“ 2 . 最后把阿拉伯人从巴勒斯坦赶到伊拉克。 ”

把阿拉伯人赶出巴勒斯坦，现在正以好几个方式在进行。 建立犹太居民点以资取代是一种方式；强迫迁移和驱逐出境是另一种方式。 后一种方式在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六七年的征服战争期间曾经大规模地进行，但是它一直继续，从未歇手。

另一个办法是根据所谓法律而没收阿拉伯人的土地。 就联合国分治计划的规定而言，这些法律的合法性可能大有疑问。 但是大家都知道，如果对他们不方便，犹太复国主义者是不会把国际社会通过的任何法律或决议放在眼里的。

犹太地产投机商所觊觎的地区，阿拉伯居民如拒绝离开他们的家园，犹太复国主义者就动手毁坏阿拉伯居民的财产，弄得他们愁云惨雾、生活不安。 在西岸的阿克拉巴村，阿拉伯人不肯出售他们的土地，以色列的飞机就在村民的田地上洒化学落叶剂，毁掉他们的庄稼。 在东耶路撒冷，阿拉伯人拒绝出售他们的住宅，推土机就把碎砖碎石堆在它们的四周，硬把它们推倒。 但是这些人家还算是比较幸运的。 最常见的方式是，直接了当的命令这些阿拉伯人从家里出来，然后就拆掉他们的房子了事。

在犹太复国主义的幌子下，在官方推行和教导的一种种族主义下，这一切都是对的，合理的。 一位以色列的犹太人文学家，曾经是纳粹的囚犯，他说：

“ 现在在所有的以色列学校里，都告诉学生：犹太人灭绝民族，灭绝犹太人以外的其他民族，是正当的好事。 道理是：只有犹太人的利益才是应当加以考虑的利益；犹太人为了自己，必须有一块能让他们过纯洁生活的土地。要点是纯洁。 纯洁的意思就是没有外人。 ”

他又引述一份重要的犹太复国主义报纸《国土报》的话，其中说到“一个干干净净、没有非犹太人的以色列社会”。 官方在学校内所教导的这种态度，曾经这些学校出身的学生所证实。

另一家犹太复国主义的大报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引述耶路撒冷地方法院长埃利埃泽·耶胡达·威尔登贝格博士的话：

“我是赞成执行哈拉卡政策，意思是，必须禁止非犹太人住在耶路撒冷。因此，我们要把所有的异教徒从耶路撒冷踢出去，彻底的清除他们。 我们也不能允许异教徒在任何以色列的城镇里成为大多数。 我们如把圣殿山交在以实玛利后代的手里，要遭天罚。”

说这些话的威尔登贝格博士在犹太复国主义社会的极端分子圈子里绝不是一个人毫无地位的人。 就在几天之前，一九七六年五月六日，国家颁给这个人最高荣誉奖——以色列奖。

这种态度——耶路撒冷的圣地应当专属于犹太人而不属于所有发源于该城的三种宗教的信徒——在犹太复国主义者之中是太普遍了，自一九六七年战争以来就一直如此，当时，基督徒视为神圣的基督教堂受到轰炸和射击，回教的圣地则受到行为不正、衣不蔽体、甚至带狗入寺的亵渎。 这些事并不是出之于无知，而是有意要烦扰和侵犯虔诚的回教徒和基督徒。

但是，耶路撒冷的问题不只是圣地的问题，同时也是人的问题。 在所有被占领领土内侵犯人权的事同样地在耶路撒冷发生——例如，几百家阿拉伯人的房屋被拆掉，好在哭墙前面建一个广场，对那些因而无家可归的人没有任何安排。 他们流浪街头，最后才设法到了约旦。

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耶路撒冷地区的所作所为，是要并吞这个城市。 不过，我们也许可以说，他们并吞了土地，没有并吞人民。 因为这些人民是异教徒，是既不重要而又讨厌的。 从一九六七年战争后的头几周以来，犹太复国主义者建筑了许多他们称之为公寓的五层楼碉堡，决心要把该地区同阿拉伯人地区彻底隔离。耶路撒冷的居民面临着不断的压力和威胁，要不就是离开，或者就是把他们的房屋和财产交出来。 用不着举例了，只要看报的人都知道我的意思。

我也要指出，尽管犹太复国主义的官僚们假惺惺，表示他们平等对待阿拉伯少数民族，实际上对居住在一九四八年以来所占领的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也实施着那些同样的犹太复国主义政策。 那些阿拉伯人近几个月来所表现出的反抗，清

清楚楚的说明了他们的待遇是多么好，甚至阿拉伯人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家里当所谓公民二十八年了，他们才得到这样的合作。他们仍然在加利利没收阿拉伯人的土地，仍然迫使阿拉伯人离开家园，仍然实施宵禁和军事镇压。

在三月三十日国土节的前夕，并没有任何阿拉伯人的示威或挑衅，犹太复国主义军队依然开进好几个阿拉伯村镇，宣布宵禁，严厉到不许老百姓站在阳台上或穿过院子去打水的程度，否则就开枪射击、格杀不论。有一个女孩想把她的小弟弟从街上带回家来，就这样送了命。有两个人想去救中了枪的邻人，自己也遭枪杀。也许这是一种新式的民主和平等待遇，我们还不熟悉。

要数犹太复国主义者对被占领的巴勒斯坦的非犹太居民所犯的各色各样的种族主义和不人道的罪行，我可以一直说下去。但是我不愿安理会听这些骇人听闻的事情，我只想在结束发言之前提出一个简单的呼吁：让我们结束这种不幸，除去这人类的污点。三月间，我们大家除了一个理事国以外，全都赞成一项决议草案，谴责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占领领土内的政策。我们希望，在安理会这两次相关的会议之间所发生的事情，能使所有的人，包括美国代表在内，都明白：必须采取紧急行动，终止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压迫政策，消除巴勒斯坦人民悲惨不幸的根源。

主席：谢谢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代表对我的赞扬。

名单上的下一位是卡塔尔代表。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开始发言。

贾米勒先生（卡塔尔）：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愿同已经发言的代表们一起对你就任本月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位向你表示诚挚的祝贺和最崇高的敬意。我们在联合国里面的人和联合国外面的人都知道你的优异品质和才干。我们相信你的这些优点对我们进行的审议将大有帮助。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也感谢你在这个庄严的安理会的各理事国，给我机会就一个关系到在中东建立公正和持久和平的问题提出我国政府的意见。

我也愿意同各代表一起，欢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联合国大使回来。我们对他的健康感到十分高兴。我祝他和马立克夫人继续健康和幸福。

我国代表团也要欢迎刚就任的日本大使，祝他成功。

安全理事会再一次面对几个星期来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内发生的事件所造成的严重局势。全世界目睹在被占领的西岸和加沙地带，居民和以色列士兵间产生了流血和伤亡众多的冲突。大家都知道这些事实。在我之前的几位发言者已经在安理会上有力地提出了这些事实。

自从那个使以色列取得更多阿拉伯领土的一九六七年战争以来，以色列千方百计试图吞并新占领的土地，特别是在西岸、加沙地带和戈兰高地的土地。以色列在这些领土上完全采取军事占领的立场，迫使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接受各方面相当于殖民地的统治。

我国代表团要求有机会参加安全理事会的讨论，以便表达我国政府严重关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最近事件产生的严重局势。我并不希望占据安理会的时间，详尽地陈述以色列在其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实施并吞政策的历史。而只希望清楚指出，以色列占领者在他们占据的领土上实施的是制度化的恐怖政策。在这些领土内实施的~~法律~~——即从英国托管时期继承下来的一九四五年紧急法令——早已于一九四六年被巴勒斯坦的犹太法学家谴责为“法西斯”法律。现在这些法律被用来对付在占领领土和以色列殖民国内的巴勒斯坦人。使用的手段包括民族主义分子的递解出境；集体逮捕和未经审讯的监禁；拆毁房屋和整个村庄；破坏西岸和加沙

地带的经济，使其依靠以色列经济；集体惩罚以打破巴勒斯坦人摆脱以色列占领的意志和决心；没收财产；实施长时间宵禁；包围整个村庄。这些都是占领的特色。以色列在西岸没收了一百五十多万杜努姆的土地，占西岸土地总面积六分之一强。又没收了加沙地带三分之一的土地。加沙地带数以千计的巴勒斯坦人被逐出家园。难民营内实施的所谓缩减政策造成在加沙地带的贾巴利亚难民营和沙提难民营里难民的集体被驱逐和好几千间房屋被毁坏。

以色列用驱逐政治领袖和爱国者的办法来使巴勒斯坦人失去领导者和道义支持者。在那些黑暗的岁月里，好几百人遭受驱逐，但以色列占领者犯了一个人类历史所有迫害者的共同错误：他们以为这种措施会瓦解被迫害者的反抗。

犹太殖民者此刻仍在占据的阿拉伯土地上进行殖民化活动。被占领的领土上已经超过了68个犹太居民点，而且计划建立更多的；一个新城市在兴建中。这就是在被占领领土上创造新现实的政策。从事劫掠快30年的以色列当局此刻还继续在盗取加利利和特里安格利的土地。过去八年来，以色列当局又在盗取西岸和加沙地带的阿拉伯土地，把阿拉伯地名改为希伯来地名，希望——错误地——借此改变中东的地图和消灭巴勒斯坦人，正如他们在德尔雅辛、卡森村、在约旦和黎巴嫩的难民营所干的一样。以色列当局在占领区内的所作所为都违反国际法的规定和联合国的宪章与原则，包括不用武力夺取领土的原则，并且严重地违反了第四日内瓦公约和人权宣言——根据国际法，这些违反应受到战争罪行的惩罚。

人民能忍受多久这种折磨而不反抗？世界能够漠视多久整个民族遭受这种待遇？使人感到啼笑皆非的是，在犹太复国主义者肆无忌惮的今天仍有人在追捕纳粹分子，那些占领巴勒斯坦的人仍然在责备一些国家不反抗纳粹占领欧洲。

我们等待联合国在巴勒斯坦主持正义已经很多年了，联合国组织始终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措施，现在希望安理会的一些常任理事国也许能在不太迟的日子里重新考虑它们支持扩张主义势力和资助阿拉伯领土上的占领军的政策，这是奢望吗？

我们是不是应当明白，只有洗脱占领别国土地的罪名和颂扬侵略和扩张主义的

决议，安全理事会的那些常任理事国才不会阻挠？

无论如何，我们仍然相信还有纠正过去错误的时候。这意味着安理会仍能借通过为巴勒斯坦土著居民主持正义的决议来保持其信誉。

最后，我不能对几天前犹太复国主义的代表所作的冗长声明保持沉默。他以什么占领区内阿拉伯人享有自由、民主、繁荣、充分就业、较好的教育等等来教训我们。我相信庄严的安理会的各理事国都充分知道被占领领土内的真实情况。我相信这位以色列将军除了骗自己以外是骗不了谁的。

以色列民权和人权联盟主席伊斯雷尔·沙哈克教授发表他对以色列的世界形象的感想时说：

“以色列广泛地被描写为一个‘民主国家’。然而，在其整个历史里，在以色列的非犹太人被驱逐、监禁、限制行动和没收财产，并且遭受很多其他形式的迫害，除了最明目张胆的罪行以外，实情甚至没有受到注意。”

沙哈克教授对被占领领土的施政有如下的看法：

“照我看来，在被征服的领土上设立的以色列占领政权不仅不是一个开明的政权，而且事实上是现代最残酷和最具压迫性的政权之一。”

我们也听到以色列殖民政府代表要求谈判以便在这地区内建立和平。我想知道，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建立犹太人居民点是不是在这地区建立和平的预兆。没收阿拉伯人的财产，拆毁房舍和驱逐民族主义人物能使我们相信以色列希望和平与正义？我们都知道的答案是：除非以色列停止吞并阿拉伯土地，完全从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撤退和承认巴勒斯坦人民自决的民族权利，这个地区将不会出现和平。

主席：我感谢卡塔尔代表对我的赞扬。

帕基先生（贝宁）：主席先生，由于我们的共同历史和语言，贝宁人民共和国与法国的特殊联系，使我国代表团可以向你说，我们对你出任本月安理会主席感到满意，并不是遵循惯例，而是表达深挚的感情。正当我们再一次处理象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这样一个困难问题的时候，更是如此。我们对你作为杰出外交家的信心，

是由于你自身的优点，你表现的高瞻远瞩，以及我们所熟识和欣赏的审慎谦恭的态度。换句话说，法国大使先生，你是享有这个荣衔的少数法国外交官之一，你是法国——一个公认为争取和平、平等、博爱而奋斗的，具有革命传统的国家——的杰出人才。我们代表团深信，在象你这样崇高形象的政治人物的领导下，安理会的工作一定会取得成就。

此外，我国代表团对黄华大使上月主持安理会的工作的卓越风度，感到十分满意。

在进一步发言之前，请让我完成两项愉快的任务。

首先，让我再次向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大使表示，我国代表团很高兴见到在一次使他两夫妇数星期不能行动的严重交通事故之后，他恢复了健康，回到我们中间来，我们希望马立克夫人很快地恢复健康，同她的先生一齐进行日常的事务。

其次，我要热烈欢迎第一次参加我们的工作的日本安倍勋大使。我们对斋藤镇男大使的离去感到惋惜。

你们当然知道，在这对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情况再进行辩论的场合里，我是立意要提及法国的格言的。事实上，我国代表团已经声明过，并且愿意一再地重述，以色列从一九六七年战争时起占领的一切阿拉伯领土撤退，将是就中东长久性危机寻求公正和持久解决的一个决定性步骤。

在听到我们的阿拉伯兄弟代表团和以色列代表说明他们的观点以后，我国代表团确信，不但不能接受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内没有问题的论点，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问题是中东危机的一个特殊方面。如果不是政治上眼光短浅的话，这是一个不能低估的问题，因为，正如我国代表团在今年三月二十五日时说：

“……任何占领情况如果不是适时而止的话，最后总会激怒当地居民，引起占领军通常无法控制的反叛反应。”（第一八八九次会议，第12页）

最近国际报刊报道的示威，残酷的冲突，甚至生命的损失，都有力地说明了我们的断言。这是为什么我国代表团希望，以色列在对待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居

民方面从法国格言中汲取更大的启发，以待问题获得最后的解决。这样做是符合以色列本身利益的，也符合以色列有权利希望的同阿拉伯邻国，其中包括尚待建立的巴勒斯坦国，和平共处的利益。

今年三月我们已经讨论了这个问题，除非我们提高警惕，对于这些经常在安理会上提出而没有产生具体和积极结果的问题，可能出现日益增加的不满。我不知道依照什么样的逻辑，安理会显得没有记忆和不能从过去吸取教训来决定其当前的态度。我国代表团相信，防止这种危险和使我们工作取得进展的一个实际办法是，我们应该按部就班地先解决争论较少的问题，然后解决较困难的问题。

要这样做的话，在接受具体建议以前，我们必须先确定，冲突各方是否有政治决心，为了整个中东人民的明显利益，使它们对立的争端获得最后的解决。我们必须问，各方是否真想表示出任何成就所必需的行动决心。最后我们必须问，各方是否决心要达到需要作自我牺牲和相互让步的真正和平。

事实上，冲突各方必须认清有迫切需要，让这个区域内的所有国家，包括以色列和日益明显需要建立的巴勒斯坦国，和平地融洽地一起生活。这意味着冲突各方终于必须到谈判桌上来，讨论取得这种和平的实际途径。

不用说，各方面的政治决心有必要同大国的决心来鼓励和促进它们的传统伙伴采取这种观点联系起来。给予自己的盟国无条件支持当然是好的，更崇高的是本着诚实和勇气来让盟国认识到正确和符合各方利益的做法，如果它们真正希望在这地区内和平地生活下去的话。这区域内的所有人可在各方面相互学习和作出贡献的。

我国代表团认真地倾听了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的声明，注意到他的国家有决心同阿拉伯国家达成谈判的和平。诚然，这不是我们听到这种声明的第一次。无论如何，我们要问他，以色列政府是否已经决定承认有迫切需要从一九六七年以来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撤走，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存在和建立自己的国家的权利。不用说，以色列如果就这几点作出原则性的声明将大大有助于缓和目前的紧张，鼓励阿拉伯人在这方面作出相应的善意表示。以色列政府不能在鼓励占领区内建立犹

太居民点的同时采取这个决定性步骤。

尽管情况如此，我国代表团敢于相信我们可以乐观，因为我们如果相信收到的某些情报的话，以色列国内越来越多人表示无条件支持。多年来为国际社会绝大部分所肯定的主张：首先，以色列应该从一切占领领土上撤走；其次，必须在同巴勒斯坦人达成谅解与和平的情况下，和阿拉伯世界展开对话。此外，我国代表团认为以色列代表团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我们的辩论标志着情况已经出现逐渐的改变。双方代表团虽然并不面对面地讨论问题，但是他们通过你，主席先生，来向对方发言的这一事实，已经是最令人鼓舞的发展。

这是为什么我国代表团呼吁以色列作出通情达理和勇敢的表现，采取一些行动，使它时常肯定表示的要同阿拉伯人达成谈判和平的意愿获得具体的内容。我国代表团同样呼吁美利坚合众国放弃由于国内犹太人压力所造成的孤立政策，坚决遵循历史的发展方向；因为正确的判断必须继之以正确的政治行动。理想不是给一方以口头支持而给另一方以宝贵的政治支持。

认识到政治首先是关于可能性的艺术，尤其是念及今年三月在这里发生的事情，我国代表团在想，安理会是否最好在作出这次会议中必须作出的决定时，集中于至少为所有安理会会员国支持的问题的若干具体方面。我们大家都认识到，以色列在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内的残暴和非法行为是不能接受的，圣地是不可侵犯的。

因此，为什么我们这一次不集中处理这些问题，以便我们可以肯定取得一些具体进展呢？这就是我国代表团向安理会提出的问题。主席先生，我们的目的是协助你完成艰巨的任务和协助美国放弃尴尬的孤立。

主席：我感谢贝宁代表向我说的溢美之辞，我甚至要说，这是太过客气了。我要老实向他说，我对他提到贝宁和法国间存在着的特殊联系觉得十分感动。我特别感动的原因是，我在贝宁的邻国居留的一段颇长的时间内，曾有机会多次访问贝宁。我很赞赏贝宁人民的优秀品质。

现在既没有其他人发言，我就宣布散会。安理会将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会议日期将在协商后决定。

下午四时五十分散会。

- - - - -